

◆楊書案——【著】◆

丁亥青春祭

楊書案作品

10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丁亥青春集 / 楊書案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
：漢藝色研出版；[臺北縣]中和市：三友總
經銷，民82
面；公分. -- (楊書案作品；10)
ISBN 957-622-316-4(平裝)

857.7

82008863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楊書案作品10●

ISBN 957-622-316-4

丁亥青春祭

作者／楊書案

法律顧問／謝天仁律師

發行人／程顯灝

印刷／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總經理／林蔚穎

電話／(02)2233866

責任編輯／吳秀梅

總經銷／三友圖書公司

編審／曾美珠

地址／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

美術編輯／淵 淵

電話／(02)2405600 2405707

出版者／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傳真／(02)2409284

製作部／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

電話／(02)7031828 7057188

初版／中華民國82年12月

傳真／(02)7024333

劃撥帳號／0788033-5

定價／新台幣 120 元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·楊書案——(著)·

打麥青春樂

一

秋天的海格外明麗，站在海堤上放眼遠眺，一片湛藍，海天一色，極目處，很難分清，哪是天，哪是海。

他才十二、三歲，面對無垠的、喧騰的大海，便開始呆呆地冥想，生出一種和他的年齡不大相稱的蒼涼感。

明崇禎十年（西元一六三七年），父親夏允彝考中進士，不久，外放福建長樂當知縣。

「父親，長樂縣在哪裏？」

「長樂縣在東海濱。」

「那裏能看到海嗎？」

「能看到。」

「海是什麼樣的？」

「海很平很平，碧綠碧綠，一望無垠，就像我們家鄉松江一帶春天

的田野。」

其實，父親也沒有見過海。

江南孩子，一到海濱，就被它雄渾的氣勢、美麗的景色迷住了。他隨父親在長樂一住五年，課業之餘，幾乎天天都到海濱走走，大部分時候由家人陪同，近年人長大了些，偶爾也自己單獨來。

但現在很快要回家鄉去了，這一分別，不知道哪年哪月再能見到大海。

五年中，很多永生難忘的記憶，都是和大海相連的。

那一年，他剛到長樂不久，由家人陪伴，在海灘上拾貝殼。一陣吵嚷聲驚動了他，回頭看，原來，一隊巡檢兵丁正和一艘泊岸大船的船員發生爭執。平日，這些巡檢兵丁如狼似虎，現在卻蔫蔫的，大船上的船員反倒聲大嗓粗，盛氣凌人。他心裏奇怪，走上前看。

「早告訴你們，我們是福建鎮守鄭芝龍將軍帳下的軍需船，你們不得盤查，還嚕嘛什麼！」

「新任知縣有令，泊岸船隻都得巡檢，不上船察看，我們回去交不了差呀。」

「一個小小知縣，他有幾個腦袋，敢攔查鄭帥的船隻！」

……

「巡檢緝私是朝廷法令，鄭帥是朝廷命官，朝廷命官不執行朝廷法令，請問，鄭帥又有幾個腦袋？」

這幾句話和那聲音一樣清脆，雙方都不爭執了，回過頭看，說話的是一個垂髫的童子，十歲上下年紀吧。

小小年紀，好大口氣！看那裝束，像位宦家公子，他是誰家子弟？管他誰家子弟，在福建誰的官有鄭芝龍高！

巡檢兵卒生怕船上人說出衝撞不敬的言辭，搶先遞話：

「這是新任長樂縣令的公子夏完淳。」

巡檢兵丁一來有縣令公子撐腰，膽子大了，二來事情已經三當面，草率馬虎，回去定受責罰，便不再理會船上人阻攔，強行上船搜查。

船上哪裏有什麼軍需品！艙裏裝的是走私進港的各種貨物。巡檢兵丁將船、貨扣下，押了船長等幾個爲首的人去見縣令。

回到縣衙，巡卒向縣令學說公子頂走私船那幾句話。

父親聽了，故意問：「不怕得罪鄭帥，丟了父親的烏紗帽？」

「父親不是常教我讀文天祥《正氣歌》嗎？『是氣所磅礴，凜烈萬古存。當其貫日月，生死安足論！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①……』」

父親哈哈大笑：「這是我們夏家的千里駒！」收住笑，又說，「聽說，鄭芝龍有個兒子名鄭成功，聰明穎悟，志向遠大，從小以身許國。想不到，鄭帥本人反倒不如其子。」

過了幾天，鄭芝龍果然派人來，爲走私船說情開脫。夏允彝不聽，依法公開宣判，判詞寫道：

……假借鄭帥之名，走私牟利，如果不是天意彰露，那麼，鄭帥之名將被非法之徒長期假冒。不僅污了朝廷法網，又污了鄭帥清白名節。

那時候，鄭芝龍雄踞閩海，以海牟利，朝廷巡按使過境，也睜隻眼閉隻眼，敷衍了事，不敢深入查究。鄭芝龍那些守海港的部屬，受商人賄賂，任他們走私出入海域，更是常事。夏允彝的舉動震動了閩海，鄭芝龍無可奈何，後來私下寫信自責。

秋天，海堤東邊一片湛藍，海堤西邊稻穀熟了，一片金黃。禾把子打在稻桶上，砰啪山響。這也是縣裏催收田賦的季節。

福建的田賦，多年積壓，收不上來。一些廣有田地的豪門大戶，抗賦不繳，郡縣也不敢碰他們。

父親到縣，認真催收田賦，到期不繳的，雖然是鄉里權貴，也抓到縣衙來打板子。先繳的，道路兩旁敲鑼打鼓歡迎，用美酒犒勞，以至父親親自贈詩褒獎。

完淳得知這項有趣味、有意義的贈詩活動，躍躍欲試，也寫過幾首。父親看了，居然通過，這些詩最後都送給了先期繳田賦的農民。他記得

其中有這樣一首：

壺觴滿堂，

笙歌充庭。

車擔盈途，

積賦一清。

束杖不用，

頌詩聲聲。

……

又到稻穀黃熟季節，很快就要開鎌。現在，基本上不要衙卒抓人，打板子催收，而每年得褒獎贈詩的農民卻越來越多。今年，他原打算多寫幾首褒獎詩，為父親代勞，但看來趕不上這個熱鬧、迷人的季節了。

「端哥，該回去了。」

端哥，是他的小名。僕人是不應該叫主人名字的，應該叫「老爺」、

「公子」。他卻要家人叫他端哥。一再堅持，只好順他的意思。久了，慣了，彼此都增加了幾分親切感。

「我再撿幾個貝殼。」

「家裏收藏的貝殼多得很，匆匆忙忙，難撿到好的。」

但他不聽，已經走下石階，很快到了海灘。回到家鄉，就再撿不到這種美麗的貝殼了，不能錯過這最後的一次機會。

家人見公子下去，也趕快跟了下去。兩人找了一巡，撿到的不多。

「我說撿不到多少好看的吧！」

端哥卻也滿意，在他看來，貝殼都是美的。更何況這是臨行前最後一次海灘拾貝，有不同的意義。

回到縣府，從堂前經過，見堂上聚滿了前來挽留的父老紳士。

「夏公到長樂五年，縣邑大治，政績卓著，皇上都知道的，指日就要高升。大人爲什麼要在這種時候離任回家呢？」

今年年初，朝廷傳詔，考核天下官吏，選拔廉潔奉公、又卓著政績的官員。崇禎皇帝每次上朝，都令群臣推薦廉潔卓越的地方官。據說，有個名叫方岳貢的大學士，第一個便薦舉父親的名字。崇禎皇帝聽了方岳貢的介紹，點頭稱讚，好像對夏允彝的名字、事蹟，一向很熟。聽說，還親自將父親的名字記在御案記事牌上，打算委以重任。

「母喪，無疑是人倫大事。但國家內憂外患，大廈將傾，正需要棟樑撐持的時候。夏公離任回家守喪，一守三年，只怕大廈就要傾倒了。自古忠孝不能兩全，夏公還是以國事爲重吧。」

事情好像是幾天前驛卒快馬送來的那封家書引起的。

「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。」

這幾年，李自成稱兵作亂，江南一帶也有民衆響應，家鄉變得越來越不安靖，父親便特別惦念家鄉，特別盼望家書。但每次讀過家信，又總是一陣欣慰，幾乎封封都是平安家信。

這一次，驛馬格外急促，驛卒汗流浹背，驛馬身上冒著蒸氣，馬鞭

還在不斷揮舞。還沒接到信，父親臉上就變了顏色。抖抖索索把信折開，還沒有讀幾行，就老淚縱橫。家鄉傳來噩耗：母喪速歸。

他七歲隨趕考的父親進京，以後又隨父親來長樂，幼小離家，和祖母相處的日子不多。祖母只是個慈祥溫馨的記憶。

「端兒，你長大做什麼？」

祖母常常撫著他的頭問。他才三、五歲，在嫡母盛氏教習下，已經開始讀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周易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春秋》等書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：

「和父親一樣，舉孝廉，取功名。」

「舉孝廉，取功名，做什麼？」

「爲國家做大事。」

父親二十來歲舉孝廉，以後和朋友們結社讀書，文章馳名江南。但是，四十歲以前科舉考試並不順利。歷朝制度，把科舉作爲正途，卿相大臣都從進士出身，把薦舉的孝廉之類功名作爲雜流，出身雜流，很難

有入仕的機會。

祖母聽了，很高興，激勵幾句：

「好男兒，應當有這種志氣！」

父親在旁邊，便會插話：

「不要學你父親，舉孝廉，沒出息。還是讀好五經，考科舉。」

「孝廉怎麼啦？」祖母不服氣，「地方上誰不誇我兒品行好、文章好？要不薦舉得上？」

但是，以後的答話慢慢就變了。

「端兒，長大做什麼？」

「考科舉，取功名，做大事！」

祖母並不糾正，一樣笑得眉毛彎彎。這幾年，父親去北京考進士，他要跟了去。父親說：

「我去考功名，你去做什麼？」

「我也去考功名！」

大家哄地笑起來，父親也無可奈何地笑了：

「我已經有了功名，才能去北京，考最高的功名。你太小，什麼功名也沒有，就要從縣裏考起，再到州裏，最後才能進京趕考。」

祖母在一旁說情：「帶他去吧，他從小聰明好學，有大志，讓他見識見識，不過多花幾個路費。」

從那一別，就再沒有見過祖母了。但是，每次家信來，總要問：端兒小時常說，長大取功名，做大事。現在，學業如何，當不負初志吧？祖母突然逝去，她再見不到孫兒實踐初志，想到這裏，夏完淳眼眶濕了。

儘管長樂士紳父老懇切挽留，夏允彝一律婉言辭謝。他自有想法，這些年，自己游宦在外，沒有給母親養老、送終，已經心裏有愧；母親死了，再不回去奔喪，就更不近人情。自己是舉孝廉開始，走進功名、仕途的。母親在世，不能盡養，母親棄世，又不主喪行禮，還算什麼孝廉，豈不被天下人笑罵？

再說，當前形勢危難，清兵叩山海關，窺伺中原，李自成軍逼近北京，國家面臨江山易幟的大變故。故鄉松江地處江南，接近中原腹地，人情淳厚，物產豐富，是大明半壁江山。一旦有事，在那裏或者比偏於海隅的閩地更適於應變。

過不幾天，夏允彝終於攜帶妻兒，踏上歸途。他乘船溯閩江西行，翻過武夷山，進入江西，由贛水入鄱陽湖、長江，然後買舟順長江東下，回地處長江三角洲平原的松江故里。

〔注釋〕

- ① 古代以爲天圓地方。天是個圓蓋，有天柱撐著；地是方的，有四個角，叫地維。這裏說，天地靠一股正氣撐持。

二

夏允彝帶著妻兒，由閩入贛，歲晚才到家。進門撲到靈前，哀哀哭了一場。隨後，就有親戚朋友、鄉鄰士紳、地方官員來悼來拜。

過了年，擇個吉日出殯。雖然，他一向主張薄葬，但葬儀也還風光。僅僅是親戚故舊、士紳父老、郡縣官吏送的輓聯、輓幛，就有好幾百幅，一律請人擎執著，隨靈柩送往墳山焚化，送殯的隊伍足足排了里把路長。葬了母親，夏允彝在家守孝，讀書課子，絕交息遊，光陰荏苒，倏忽半年，已是明朝崇禎甲申十七年（西元一六四四年）夏天。

一天，門僕來報，故人陳子龍來見。

陳子龍，字臥子，也是華亭人，青年時代和夏允彝一同組織學社，讀書、議論國事。雖然陳比夏小十二歲，但兩人交誼甚深。早年，陳子龍還教過夏完淳。崇禎十年，兩人一同進京趕考，又同科中進士，情誼又更進了一層。以後，夏允彝派到福建長樂縣當知縣，陳子龍派到浙江

紹興縣當推官，遙遙兩地，一隔數年。聽說，前兩年陳子龍協助地方官平定亂兵有功，北京朝廷方面打算擢拔他到兵部供職，莫非詔令已下，他進京途中，路過松江，回家看看？

陳子龍進來，夏允彝見他一身孝服，不覺大吃一驚。陳子龍父母早亡，家裏只有一位年近九十的老祖母，自己不久前還去看過她，老人家眼不花，耳不聾，很康健，難道幾天時間就出了什麼事？不大可能，也沒聽說呀。夏允彝用驚疑的目光打量著陳子龍這身裝束，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
「臥子兄，你這是怎麼啦？」

「彝仲兄，出了這麼大的事，你還不知道？」

陳子龍不待寒暄敘禮，找把椅子胡亂坐下，就迫不及待地講開了。

原來，幾個月時間，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由山西東進，一路上明朝守軍降的降，潰的潰，很快攻陷昌平，焚燒了十二陵，直撲都城。